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第九回 女庶子點驗家口 福藩王面試文才

五言律句詩曰：欲治家庭事，先勤整翠環。安排新俗冗，約束舊癡頑。

琢句誠餘事，揮毫亦等閒。古來名女史，不信獨稱班。

話說無礙子道：「你家這位郡主，心心念念，要在藝圃裡造個花園，若在內蓋了花園，可以打造兩隻船，從這底下開個水門出入，俟那裡蓮花開了，駕著船兒，好去玩賞。」瑤華聽見，一發歡喜，遂對殷氏道：「可速興工，照著師父所說，開年就可如此遊玩了。」

說罷各又上車，亦有停留之處，不能細說。仍舊轉到門樓這邊，下坡回宮，已見正殿門口，大小男婦簇擁著閒話，看見車子到來，分開讓車進去。方進正殿門，忽聞外邊人哄然大笑，嘈雜不止。無礙子下車，來到上書房西間門首坐下，令瑤華於正面案桌上坐下。瑤華道：「師父在此，弟子怎好上坐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位是你父親坐的，你所以坐得，不用礙著我。」瑤華告過罪，才去坐了。那素蘭們幾個婢女站在身旁，小廝們站在簷口。無礙子見張其德進來，遂問道：「方才正門口，這些人為何喧笑？」其德道：「他們說，郡主身邊的婢女，竟是一樣的面也，若不是衣飾分別，竟辨不出來。所以喧笑。」無礙子亦笑道：「正是，他兩個一年像似一年了，我時常也會喚錯。」遂令其德喚殷氏進來，教他帶了冊籍點名。其德才要出去，殷氏已進來了，見瑤華自在正中坐了，忙招令史率領眾人聽點。殷氏走上桌案邊，將冊子展開，瑤華用硃筆點站，第一名就是令史趙成，底下答應，自東過西來，往西邊隱門轉出去。趙成名下妻殷氏，子女共三名口。第二名副名孫必大，妻段氏，子女二名口。第三名副史張超然，妻餘氏，子一名張其德，下注已淨身入宮。第四名副史錢金易，妻餘氏，子女三名口。第五名副史魏家騏，妻周氏，子女四名口。

瑤華問殷氏道：「為何要這些副史？」殷氏道：「先是這莊上只派令史一史，副名兩史。後因師父到莊，內務煩了，所以又從王府裡撥來兩名，上兩名管內務，下兩名管外務。各副史名下，還有管事人，是他們自己僱來使喚的，故不入冊。」瑤華點頭。

殷氏道：「各太監聽點。」守門太監二名，第一名侯新，底下答應，過西去了。第二名汪輝。雜用太監八名，第一名何喜，二名金，三名吳渭，四名李俊，五名王成，六名戴元，七名陳昆，八名朱秀。藝圃守門太監兩名，第一名孫度，二名嚴正。雜用太監兩名，第一名姜發，二名褚貴。一一都答應，從西隱門轉出去了。

殷氏又說到：「宮女們聽點。」內宮守門宮女四名，第一名韓秋桂，二名鞠漱芳，三名曹宜嬪，四名申玉娥。寢門宮女二名，第一名張玉蟾，二名施夜來。瑤華唱住道：「叫他上來。」施夜來上來，叩了頭，站在一邊。瑤華道：「你有多少年紀了？」夜來道：「五十八歲了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是自幼進宮的呢，還是大了進宮的？」夜來道：「奴婢是二十五歲進宮的。」瑤華道：「莫非也是緣坐家屬麼？」夜來道：「是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家鄉還有可靠的人麼？」夜來道：「是廣東人，母家還有人可靠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年紀大了，我宮中有人伺候，我開恩放你回去受用吧，可好麼？」夜來連忙爬下叩頭道：「多謝郡主厚恩，如同天地。」瑤華對殷氏說：「你帶他出去，交與令史，賞他二十兩銀子，撥一人送他回籍。」施夜來又復千恩萬謝，殷氏遂叫守門太監轉領出去，送到他家。瑤華遂將名字勾了。殷氏又叫司茶酒宮女二名，第一名王嬌，二名薛比鳳。瑤華又喚令上來，叩了頭，站在旁邊。瑤華道：「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比鳳道：「十六歲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是家生子呢，還是外來的？」比鳳道：「是家生子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年紀尚輕，如何就撥你充當差使？」比鳳道：「原是母親應撥，因母親病得利害，又是暗病驗不來的，故自家情願來替代的。」瑤華道：「倒是一個孝女，司茶酒我再撥一個人代你，你且站在這邊，俟有別項差使，再派你當。」比鳳只得站著伺候。殷氏又叫道：「司膳宮女二名，第一名鄒桂娃，二名沈繼仙。司衣宮女兩名，第一名殷碧玉，二名呂良珍。司冠履宮女兩名，第一名鄭玉濤，二名袁珠兒。司針線宮女兩名，第一名蔣碧桃，二名黃花冠。司洗滌局宮女四名，第一名鄒素貞，二名楊玉腕，三名戚勝蘭，四名謝長春。又叫司廚宮女六名，第一名柏正青，二名夏幽蘭，三名滕玉鶯。」瑤華嘆道：「這個婦人最驕得狠，怎麼放他司廚？快，快，仍發回宮去。」殷氏即喚守門太監領他出去，撥人送回汴梁。「四名樊山雪，五名孫玉蓮。」方走過去，瑤華喚令上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又誰撥你來司廚？」玉蓮道：「王爺在宮時，因奴婢會做蒸雞餅，特來這裡伺候的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說自有緣故。」殷氏又叫六名梅近春。殷氏道：「都點完了。」瑤華道：「藝圃的人，我都認得，不須點了，都叫上來。」殷氏將手一招，都上來了。瑤華道：「潘桂兒可抵滕玉鶯的缺，羅紈兒抵了施夜來的缺，蘇遠香抵了薛比鳳的缺。」說罷立起身來，眾人也散了。

無礙子引著回到寢宮，又是擺膳時候，用膳畢，瑤華要請無礙子畫個花園圖樣，無礙子道：「吩咐外邊畫一張來斟酌就是了。」瑤華道：「他們畫的款式不中弟子的意，又恐反被他們惑了倒不好，不如請師父憑空撰出一個圖樣來，定然好似他們的。」無礙子笑罵道：「你這丫頭，要好的念頭太甚了。」

這些婢女要看無礙子畫圖，都手忙腳亂的把畫具搬將出來，又攤上一張紙。無礙子先用柳條畫個影子，遂向瑤華道：「我的意思，這原舊的藝圃樓房可以不動，只將門道一溜房子拆去，可開個魚池。」瑤華道：「所以這圖樣必定要師父畫，才合心意。」無礙子遂在紙上，將樓房照舊畫好，又道：「東邊的廂房仍舊，西邊的廂房改做遊廊，直通到舊時小門止。又從東邊廂房住址起，將門道基地開一個大魚池，卻由西首重新灣到東南角上止，以便引溝池內活水進來。門道基址已鑿魚池，不可把這座大樓盡顯出來，中間宜堆一座大假山遮掩，以免直率之病。」遂用柳條畫成假山樣子。「山洞須要寬敞，以便通出一條路來，山前已有一大塊空地了，從東道魚池邊，應橫造三間早船，四圍都栽成竹林，不教一目了然。早船之西南角上，要起一土岡，就將開魚池的土，堆起岡上，建一個亭子。北面又要遮住，不然，全圖景致又顯了。從土岡下直南，建三間花樓，卻不宜高大，一間是樓，要靠定西牆，兩間是月台，便於擺酒賞月。假山面前空地，宜造一大間四簷披水的書廳，又建一條石橋，可通迴廊，由迴廊才進得藝圃大樓之下。由大樓東邊廂房門口，架一條紅欄八板橋，通假山之路，可到早船。早船之北又築起一座三台大花樹，可種蘭菊，則與大樓下東邊廂房隔絕矣。假山前面山上山下，多種白皮鬆，花樓一帶，沿牆多種梧桐樹。舊時所開小門，照舊開通，將藝圃兩字的石匾移嵌在上。又種一架紫藤，以代門道屋，水池盡處極南首，還有一方空地，四圍築起花牆，內造矮屋三間，要向東首，再向南築一牡丹台，種牡丹一大叢。往書房來又須造一條小石橋通路。」說畢，用柳條通畫了影子，然後用墨筆勾出，凡各處應造之房，應種之樹，應栽之花，應造之橋，假山崆峒之路徑，水道蜿蜒之絡脈，無不一一畫個細緻，其快如飛。再將顏色著了，竟是一幅上好的樣圖。瑤華又：「還少兩隻船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花園都造了，還怕這兩個船造不起？這要另打圖樣，不必要緊。」眾人看了，無不稱贊，這師父無般不會，無件不精。

瑤華當下就要傳彩霞來，當面吩咐。無礙子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何用忙。」遂各安寢。次日，瑤華起得極早，仔細摸那圖樣，無礙子起來見了，道：「你的心也太熱了。」遂令張其德傳喚殷彩霞來，一一指示明白，叫他去對令史說了，估計工料，領銀興工，彩霞領命而去。無礙子方進房門，忽叫張其德將殷彩霞追回，令其進房，又說了好大一回，皆是低聲悄語，也不知說些什麼。

瑤華正要去問，只見綠林環、花見羞從寢宮後間大笑的走將出來，周青黛問道：「你們笑些什麼？」林綠環道：「看不出鬱李小小年紀，倒下得好高棋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個同他下？」花見羞指林綠環道：「他連輸了三盤，我也輸了一盤，還有老大的鄒素貞不服，又輸了兩盤。如今沒有敢同他下了。」

梨雲在旁邊道：「我去贏他一盤。」正要動腳，無礙子在房中走出，喚住梨雲道：「自家要學的工夫，一些也沒有，到要去與別人爭勝。如今焦葉的畫略有可觀了，你畫的是什麼？虧你過意得去。」說得梨雲閉口無言，紅著臉躲回房裡去了。

無礙子問白於玉道：「你們向在汴梁宮裡，可曉得王爺平日愛頑些什麼？」白於玉道：「那時婢子年紀還小，常聽得說，王爺

喜打雙陸，不知雙陸是件什麼東西？從沒有見過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雙陸是三十二個棒槌，也如象棋，有個盤兒，只要籌得好，先過河者為勝。這卻是不難的事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見藝圃大樓上，有一個木匣內，都有一大些棒槌，一半是烏木，一半是黃楊木，可就是雙陸的槌兒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正是他。」林綠環道：「師父自然打得好的，明日婢子要學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容易。」花見羞又道：「大樓上婢子還看見有個銅的大花瓶，口上又多兩個透穿的耳朵，這是什麼用的？」無礙子笑道：「這那是花瓶？是個地壺，另有二十枝竹籤，其名謂之投壺。」瑤華道：「怎麼個投法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將竹籤拿一根在手，人要站得遠遠的，將籤往地上投去。那竹籤的尾在地上一立一個門翻入壺裡就算中了，或翻入兩耳也算中的。」瑤華道：「將籤投去，如何籤尾就立得直，才翻門入壺？這個有些不懂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要投把你們看了，方才懂得。若投得好的，還有多少名目投出來，也算個絕技。」花見羞道：「明日去取來，請教師父投與我們看了，再來學習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張其德來回道：「永寧庵的那個靜緣尼姑，鬧出事來，被歸德府差人拿去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」其德道：「方才在莊門口，聽見那些鋪面裡的人在那裡議論。」瑤華道：「是為什麼事情？」其德道：「他們說歸德府裡拿了七八做響馬強盜，追究打劫的贓物，都寄在永寧庵靜緣處。大前日府差裝做有錢主兒，到他庵裡，許他修造山門大殿，這靜緣歡喜得了不得，就留這府差在庵內住下。那知被府差用酒灌醉，在地房裡搜出強盜寄頓的多少贓物，連夜稟了府裡，昨日差官來起贓，連人帶去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只怕不能回來了。」不題。

再說福王回汴，徐妃以子嗣為憂，勸王靜養身子，又預先在蘇杭買了幾個女娃子，拴住福王。那知福王全在房術養龜上做工夫，不好拂意，勉強支吾，臨幸終不暢意，仍舊與那班能征慣戰的宮嬪取樂。在汴耽擱了月餘，忽然想念韓氏病亡，瑤華孤零，遂擇日啟行來莊。

王妃徐氏向不知福王有韓氏在莊，都被長史們瞞得鐵桶一般。那晚知要來莊，不免又有多時離隔，忙喚人備下筵席，親自奉酒，做出多少親愛之意。福王原是酒色之徒，經不得這樣趨奉，遂開懷暢飲。徐氏勾留在房歇宿，猶恐自己衰憊，又喚新買到的女娃子幫著慇懃。福王心上不過意，只得與徐氏綢繆一晚。徐氏百般奉承，才能受得一宵快樂。

雲雨之後，徐氏便問：「為何急急要到莊上去？」福王含糊道：「要看瑤華去。」徐氏道：「那個什麼瑤華？」福王又道：「韓氏所生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徐氏再要問時，就迷迷的睡著去了。徐氏心中好不自在，准准的一晚不曾合眼。到得天明，俟福王睡醒，遂追情由。福王自知酒後失言，幸韓氏已死，說知亦不妨礙，遂將這十幾年的事，盡行告知。徐氏即欲請福王將瑤華帶回，福王道：「他非尋常之女，不用你管他閒事。」徐氏摸不著頭腦，惟有心中懷恨而已。

福王早膳後，即時起身，將近到莊，遠遠望見有烏簇簇一叢樹木，福王在馬上指道：「我幾年不到，又添上許多莊子了。」長史們道：「這就是王爺的莊子了。」福王道：「那有這樣緊簇？」長史們道：「這都是那位師父佈置的，若到莊門口，只怕王爺都認不出了。」福王心中暗喜。

不到兩個時辰，將到莊門，只見人頭濟濟，卻是令史、副令史及各管事，上前迎接福王的。又門前添了一大些房屋，也有鋪面開著，人煙湊雜，大非從前荒落的光景。一進大門，就有一堵高牆矗立，進了正門，溝水奔流，那條橋也添高了，氣象十分雄壯。到了正殿下馬，早有太監把正門都開直了，一徑走到上書房的隱門，只見一群婦女簇擁著瑤華，迎門跪接，福王忙將手拽起。上了書房西間坐下，瑤華也到座前叩拜請安，並說母親亡故，哭倒在膝下。福王亦淚流不止。著實的安慰了一番，叫宮女扶入休息。令史們把自從出門後一切事情，都稟得明白，福王亦覺得歡喜。

天色將晚，已見瑤華來請晚安，福王忙令瑤華進宮，說：「代我請師父的安，莊子上諸事有勞師父費心。」瑤華領命，進去說知。

旋見黃金釧、白於玉兩個出來，代無礙子請安，福王連忙起立，說：「不敢，代我再三致謝。」二婢領命稟復去了。

當下傳知令史，備辦祭禮，明日往韓夫人墳上祭奠。不一會擺膳了，瑤華已至，福王令其陪膳。飲酒之間，問瑤華所學，瑤華一一回對。福王聽說：「你能做詩了麼？」瑤華應道：「不過略曉得些。」福王道：「我出一題目與你，能夠做詩？」瑤華道：「雖然能做，只是做得不好。」福王笑指著席間蠟燭道：「即此為題。」瑤華低頭想了一想，遂令素蘭取紙筆，頃刻錄出送上，福王拿著看道：

寶炬張筵席，燈心結蕊妍。恩光誠普照，且又及黃泉。

看罷不覺大加贊賞道：「我的兒，不但做得好，而且詩中藏著孝思，實是難得。」又問：「與你同學的幾個如何？」瑤華道：「也能奉命。」福王就指素蘭道：「你也做一首。」素蘭便說：「請王爺命題。」福王周圍看一遍，回頭見瓶內插著一枝芙蓉，道：「就詠這個罷。」素蘭答應一聲，低頭一想，遂提起筆來寫：

搖曳秋江上，鮮妍何足論。金瓶承顧盼，乍識主人恩。

福王拍案贊道：「難得這樣好心思。你們這位師父，是怎麼教導得這樣好？」又問：「這些小廝如何？」瑤華道：「可以奉命得來。」福王指著一個道：「就是你。」瑤華回頭看是荷香，遂走近席邊道：「請王爺賜個題目。」福王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應道：「奴才叫荷香。」福王曰：「就是這個題目。」荷香低頭一想，便到素蘭這邊，取紙筆寫就送上，福王拿著看道：

花乘非凡質，風吹何處香。九天深湛露，太華可聯芳。

福王看了，重又點頭朗誦，大聲的贊道：「這麼一個小題目，做得這樣大方。這小廝好身分，不是久在人下的，將來好好的造就了，很有用處。」又問瑤華道：「文才如此，武藝自然更妙。隔一日帶你們到藝圃去試演。」瑤華道：「藝圃現在蓋造花園，還是在王爺箭道試演的好。」福王道：「我正想要造個花園，恰合我意，如何造法，可有圖樣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有，就是師父畫的。」即令素蘭取來，送與福王看了，道：「這師父色色精通，真令人欽服。」說罷，膳已用畢，瑤華辭回，福王又少不得與這些宮嬪敘舊。次日午後，令史來請，上韓夫人墓作祭。瑤華穿了一身素服，早到上書房來伺候，福王見瑤華打扮得異常精采，身上穿一件魚白素綾長襖，青素外罩，下著白綾百筒褲裙，寶藍鞋，頭上只插白玉如意簪，兩朵大珠花。四個婢女也是青衫白裙，小廝們也只淨素，好不整齊，福王換了素袍，前後上轎，車馬跟隨。

王莊到墳上不過三里之遙，早望見搭著帳房，有文武官員先在伺候。福王下轎面辭，眾官不敢告退，再三叫令史傳知：「尚有郡主在旁，似乎不便。」方各稟辭回去。正副史管事們早把祭筵排設，福王行了一個禮，瑤華則俯伏哭拜，哀慟悲號，福王也淚滾如珠。早有殷彩霞在旁勸止。焚帛酌酒而回。此日無事。福王在上書房，我非與這些令史們，又有管外務的副史，將本年所收租子的帳目，出糶租米，收兌銀兩，零星雜務，糾纏不清，事卻不少，不知不覺，料理了兩三天。這日稍暇，見天氣晴朗，遂傳知令史，收拾箭道箭廳，要看郡主們武藝。令史們回道：「蒙師父吩咐，辦齊了，王爺膳後，就可請到箭廳。」

福王聽了甚喜，遂趕催擺膳，仍與瑤華膳畢，即令瑤華去稟知：「今日可以請師父，一同到箭廳上一看。」瑤華道：「女兒曉得師父去的，也安排妥了，只請王爺先下箭廳。」福王道：「怎麼，你不與我同行？」瑤華道：「女兒率領著小廝們騎了馬來。」福王道：「好，我且先去。」遂令張其德傳知外間伺候。

不一會齊集了，福王坐轎下箭道來，遠遠見箭廳左邊，搭有一個帳房，便問令史道：「要這帳房何用？」令史稟道：「是師父郡主們，在裡頭歇息的。」轉眼之間，已到箭廳下轎，對面見那高牆上有些房屋，又問令史們道：「這屋架在那裡？」令史稟道：「在牆上。」福王道：「牆有多寬，要這房屋做什麼？」令史稟道：「不過是保護莊子。師父說：恐怕將來不太平，所以打這道圍牆，以防草寇竊劫。」福王道：「師父也太遠慮了，我這莊子誰敢來劫？」令史回道：「師父的話每每效驗，恐不是無益的。」福王道：「預為防範，未嘗不好，但不可與外人眼見，這不像個城池麼？」令史道：「那也無妨，離這裡一百多里，就是周親王家，顯顯的造了一個城，也沒人去參他。」福王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